

闲坐烹茗

俗话说: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我们语文组也是这样,一个个来,一个个走,詹漪君、张金英、赵云飞、罗健、沈林翔、劳纳新……有些同事一时都记不起来了,连我自己,也在1997年离开了这方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土地。但是我心里永远存有衙前中学的记忆。

衙中语文组永不褪色的趣事

我分配进衙前中学(今三中的前身),是1985年。我在衙前中学13年,记着我们语文组说不完的故事。

当时,我们语文组坐镇的是吴志明老师,他是我高一时候的语文老师。吴老师着装整洁干净,白衬衫,笔挺的中山装,最上面的风纪扣总是扣着的,又不苟言笑,课堂上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,我们见了他都有点怕。

等我和吴老师成了同事,发现吴老师并没有记忆中那么严肃。他是瓜沥人,有绍兴口音,教书之前,曾在农场当过六年知青,故像“麻乌拱糠树——花头不起”这样生动的农民语言,也经常会随口荡出,这让我很是惊讶,原来我们的吴老师还挺幽默的呢。吴老师身上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逊。集体讨论一个问题,他会征询每人的意见,有分歧的话,一定会说:再话话,再话话。对组内我们这样的小字辈,他总是亲切地称呼名字,前面从不带姓氏,好像一个嘘寒问暖的大哥。

巫凌霄老师是我复习班时的班主任,他的书法造诣体现在板书上,那叫一个漂亮。我四年后回到学校,巫老师已经在校长室办公了,不过但凡语文组有活动,他总来参加。某次备课结束,我调好墨汁,让巫老师现场写一幅字,好拿回家临摹临摹,巫老师欣然提笔,写好之后,意犹未尽,对我说道:来,我给你写名字,你照着写写看。这是何等的好事啊,我赶紧拿起毛笔,奈何写惯了硬笔的手怎么也写不好软笔,最后竟至于淤成一滩。送巫老师出办公室,我表示了自己的愧疚。巫

老师拍拍我的肩,说道:慢慢来,好好干。他的温州口音,还是跟四年前一样浓重,但我听得明白,“慢慢来”是告诉我写好毛笔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急不得,“好好干”是提醒我在工作上要向榜样学习,脚踏实地。

我的两位师长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。

杜老师那会儿是语文组的颜值担当,不仅身高容貌在线,情商更是杠杠的。那年,我们去奉化溪口中学搞教研活动,那次吴老师大约有事没有同行,杜老师便成了领队。活动之余去游山,他就让我们坐缆车上山,我们担心报销时不能通过,他说他只担心我们这批女老师走不动。有一次,我批评班里某位女生行为习惯差要改进,说道:你是大姑娘,以后要注意个人形象。女生走后,杜老师笑着提醒我:大姑娘大姑娘,为什么不说话娘儿或者小姑娘呢?我体味着“大姑娘”与“姑娘儿”与“小姑娘”这三者之间的差异,恍悟那种“通俗”与“雅致”之别。

戴老师是正宗杭州城里人,身材高挑,纤秾适度,真正如花似玉。那时她先生已去省城读硕士,戴老师一个人带着儿子,备课,上课,批改作业,兢兢业业,有条不紊。她的儿子人见人爱,得所有老师的欢心,更是我们语文组的宝贝,大家都争着抱他,他想怎么玩,都有人陪。有个秋天的周一,戴老师的儿子说:我妈妈有一件《红楼梦》里的衣服。果然,周三的时候,戴洁老师开始穿着那件中式盘扣镶边的漂亮衣服来了。她儿

子得意地对大家说:看看吧,我就算是红楼梦里的。

说到《红楼梦》,又想起杨根灿老师,他是衙前中学最有名士风范的人,烟酒茶,棋书麻,都是拿手的,让人想起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先生。他住我隔壁,晚饭后总有数学组的王老师或者物理组的谢老师来找他手谈,有时也被体育组的赵淡老师拉去凑麻将搭子。杨老师给学生印象最深的,是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讲述,学生听得如痴如醉,班上正经语文课认真多了。

王伟明老师在课前会唱一首流行歌曲。

我复原一下40年前的场景——上课铃响起,王老师快步走进教室,还没等班长喊起立,他就迫不及待了:大家好,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唱一首歌,歌名是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王老师纯粹清唱,还有幅度很大的肢体动作,估计是杭城读大学时看过崔健《新时代的摇滚》,学了一招。这一套高燃的煽情之后,主课教学正式开始。30年之后,王老师兼职成了婚庆主持人,小阿六头声名颇高,应该与衙前中学这段经历有关。

语文组每年都有新老师加入,八七年还是八八年,记不太清了,语文组又来一个喜欢唱歌的徐益欣老师,比“一把火”的王老师更有台风,更能唱。徐老师国字脸,大高个,帅得很,力气也大。那个上午,罗老师因低血糖晕倒在办公室,是徐老师用一个公主抱,从五楼一气下一楼医务室,我们几个女老师跟在后面大气不敢出,

灯下漫笔

平庸,即使是道貌岸然的平庸,原来也是很可怕的,它是纵容叛逆、滋生腐败、酿制罪恶的温床,无论是面对家庭,还是面对社会,都是一样具有隐形的、慢性的、不自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。

贾政:慈父还是孝子？

学者刘敬圻先生将居住在宁荣二府的男性群体分为四种类型,定贾政为失败男人的典型,即,一个认同主流文化的期待,但平庸无为,最终进退维谷的老派人物。

作为父亲,贾政其实爱赏宝玉的貌、才、学的。第十七回,大观园试才题对额,宝玉对贾政的水帘用“泄玉”二字,评论道:“有用‘泻玉’二字,则莫若‘沁芳’二字,岂不新雅?”贾政拈髯点头不语。众人都忙迎合,赞宝玉才情不凡。贾政道:“匾上二字容易。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。”宝玉听说,立于亭上,四顾一望,便机上心来,乃念道:绕堤柳借三篙翠,隔岸花分一脉香。贾政听了,点头微笑。贾政在众客面前虽连连叱责宝玉所咏不好,但后来,元妃省亲时,园中“蓼汀花渚”“有凤来仪”等匾额、对联都是宝玉的作品,贾政采用了。宝玉写赞咏林四娘的《婉孌词》,说,“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的。或拟白乐天《长恨歌》,或拟咏古词,半叙半咏,流利飘逸,始能

近妙。”贾政听说,也合了主意,遂自提笔向纸上要写,又向宝玉笑道:“如此,你念我写。不好了,我捶你那肉。谁许你先大言不惭了!”(第七十八回)作为父亲的贾政,深知宝玉聪明灵秀,只是这慈祥的一面总被严肃的外表所遮蔽。

大多时候,贾政与宝玉虽为父子,实则陌路。他对宝玉从不喜、失望、绝望到最后妥协。宝玉抓周,“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,那政老爷便不喜欢,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,因此不甚爱惜。”(第二回)宝玉去上学来请安,贾政冷笑道:“你如果再提‘上学’两个字,连我也死了。依我的话,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。仔細站脏了我这地,靠脏了我的门!”(第九回)冷严厉色至此。宝玉见父亲,如老鼠见猫,诚惶诚恐。第二十三回,“忽见丫鬟来说:‘老爷叫宝玉。’宝玉听了,好似打了个焦雷,登时扫去兴头,脸上转了颜色,便拉着贾母扭的好似扭股儿糖,杀死不敢去。”贾政听

说宝玉的丫头叫“袭人”,说:“可见宝玉不务正,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作工夫。”说毕,断喝一声:“作业的畜生,还不出去!”贾政因望子成龙心切而变得偏执,由疏淡而呵斥、漫骂断喝使父子隔了壁障。第三十三回时,贾政受了忠顺王府的气,听了贾环的谗言,知道宝玉“在外游荡优伶”、“在家淫辱母婢”,情绪终于爆发,将宝玉鞭答一顿,旧与新的矛盾演化到极端。宝玉被打得皮开肉绽,不省人事。后来在贾母出场并厉声喝问下,才停止。但被打后,宝玉向理解他的黛玉表示:“即便为这些人死了,也是情愿的!”所以贾政的所有震怒、心力都付诸东流。之后宝玉依然故我,贾政反而管束不着了。

后来,贾政对宝玉的绝望渐减,或许“因年事渐长”“名利大灰”“一应大小事物一概益发付于度外”,变得妥协。到小说的最后,贾政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,光着头,赤着脚,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

直到高柏兴医生调好白糖水喂罗老师喝下,这份紧张才算放下。后来回想这一场景,感觉像电视剧里霸道总裁结婚似的,徐老师罗老师当然是主角,而我们则好比伴娘团一样。只是徐老师当时的抱姿有点僵硬,脸部肌肉也不够柔和,一看就是见义勇为式的勉为其难,比起后面赵云飞老师抱施老师的风采,差太多了。

赵云飞老师是南片河上店人,为人大气爽快,喉咙响,嗓门大,跟人惹的时候,一双眯眯眼却是笑意盈盈,让人不知他到底要搞哪样。话说有天中午,赵老师把施老师掬在肩上,从校门口往家走,那姿势像扛着一捆甘蔗,教学楼前的学生开始起哄,施老师想着下来走,赵老师声音蛮响:甭动,甬难为情咯,我背得动。一双松紧鞋踢得路面石子横飞,烟尘斗乱,好像武侠片的镜头。“这两口子!这两口子!”旁边熟悉的老师们都乐了。

俗话说: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我们语文组也是这样,一个个来,一个个走,詹漪君、张金英、赵云飞、罗健、沈林翔、劳纳新……有些同事一时都记不起来了,连我自己,也在1997年离开了这方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土地。但是我心里永远存有衙前中学的记忆。不仅我没有忘,我的语文组的同事们也没有忘。每年我们都会抽时间聚在一起,像亲人一样,吃饭聊天。聊着聊着,那个年代的一切都奔涌在脑海,好像我们从没有离开衙前中学一样,仍旧是那样充满青春和朝气。

■冯文丽

毡的斗篷,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吃一大惊,忙问道:“可是宝玉么?”那人只不言语,似喜似悲。在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天地间,父子永绝,结束了悲喜交加的关系,走向不同的路。

贾政总体以严父的面貌遮蔽了慈父的爱心,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宝玉。父与子是两种态度的人,贾政执着现实,偏重功利,宝玉重视灵性,注重个性。在传统文化与封建末世的纵横交错点上,贾政执迷不悟,宝玉参破现实,故而有既人伦又异质的父、子关系。

《红楼梦》对贾政型的以平庸为物质的不肖子弟的塑造,是颇有震撼力的。它提供了一种让人关注、启人深思的现象:平庸,即使是道貌岸然的平庸,原来也是很可怕的,它是纵容叛逆、滋生腐败、酿制罪恶的温床,无论是面对家庭,还是面对社会,都是一样具有隐形的、慢性的、不自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。

朝花夕拾

■陈幼芬

迷上玲姐迷上花

最近,再次迷上一个鲜花直播间,我从新粉妥妥转成老粉。主播叫玲姐,主营某个玫瑰品牌基地的各式鲜花。

每天睡前,我都会浏览一下关注着的几个直播间,作为一天里最后的消遣,似乎,看点什么喜欢的物品,或买点什么心爱的东西,可以溶解焦虑,安神助眠。几乎每一次,我都会不知不觉定格在玲姐的鲜花屋,就算啥都不买,进去领略一下花间风情,心情也倍儿爽。

跳舞兰、雪柳、蜡梅、向日葵、小菊、绣球、百合、玫瑰、佛手柑……几个月来,鲜花络绎不绝,在家里各个角落绽放异彩。柜子里,塞满了花瓶。单耳或双耳的,细颈或大肚的,奶白瓷或泡泡釉的,各式器型琳琅满目。

空间是美丽多彩的,感觉是美好喜乐的,但钱袋呢,渐次亏空!

先生见我不停收货的忙碌身影,小不高兴,劝我不要再买了,说:“这些东西买回来都没用!”我对他的“无用说”很不认同,以“美的体验,令人愉悦。无用之用,乃是大用”抗辩之。虽义正辞严,内心里,还是有些小拉扯的,我知道,想要更多,是我的功课。迷醉于炫目的花花世界,是一种精神的近视,向外求的心灵,永远不会满足。

人得吃饭喝水,脾性不同,底线不一。花也一样,它们有自己的喜好与禁忌,人得投其所好地养护。醒花时长、水位设置、肥料配比等,不同品类,有不同的讲究,若有一步做不到位,花儿,就会垂头落叶地蔫了。这时,钱与期待都打了水漂,不增快乐反添烦恼。

杨绛先生说: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鲜花的美,娇嫩短暂,比琉璃,可要脆得多得多!这是鲜切花的命数,得接受。养花人,得有一副柔软细腻的好心肠,否则,这个繁复易挫的事儿,侍弄不了。

平生爱花为花忙。爱花,所以买花,但独买铃姐直播间的花,是因为我喜欢这位女主播。隔屏相见,也有投缘的感觉。

她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养花经验的美女,约莫40岁。她五官得体的,身材有致,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会说话。但她的美,不只外貌,在气质。群芳之中,她比康乃馨热闹,比冬青丰富,比香雪兰刚强。她像秋菊,随和可亲,不失风骨;她像雪柳,枝叶开花,不落俗套;她也像百合,孤傲多香,长情不变。

但最打动我的,不在外貌与气质,在于她独特的人格魅力——真实,热情,善良。

有时候,上她的直播间,不为看花儿有多美,是想看看她当天的心情怎样。因为,她生起气来的样子很真实,因真实而有趣,因有趣而可爱。她以真示人,少有表演的成分。收到好评就开心地笑,嗓子疼时就愁眉苦脸,压力大时也会轻抱怨。手边的助理跟不上节奏,她就烦躁地批评,连线上的买家,她的新老主顾们,也不刻意取悦讨好。遇到有不识货的或误解她好意的,她也会眉头倒竖,直接怼回去。对于异见,她从不礼貌地回避,而是勇敢地看见;对于质疑,她也不闪烁其词,而是感同身受地回应,并建设性地寻求解决。我看她呀,也是一个凭感觉生活的人,喜怒全写在脸上,生而为人的性情,在小小的直播间暴露无遗。

玲姐身上洋溢着一股热烈的情愫,富有感染力。她总是能将线上线下的互动连成一片。她卖的,不只是花,还有对鲜花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,她激发了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,且提供了最直达的路径。每次报价,她都要看着笔记本计算器,有时还要与后台小伙伴多次确认,看得出,计数不是她的擅长。她能干,但不是十分精明,若拿智慧来补,就绰绰有余了。她算的,不是计得清的金钱账,而是扯不断的人情账。钱,自然会向她奔涌而去。

在商言商,商人的目标是赚钱营利,但玲姐坦言,钱是要赚的,良心也要有的。她总是劝那些新手,不要买娇贵的花,价格高又难养。她也常对老粉说,家里花瓶太多,就不要再买了,凡事要有个度。有一次,她做新人福利,报出了五支洋牡丹的价格,但助理在平台上却以同样的价格给出了十支的货。秒完以后才发现,这一单,她亏损了几千元。她有些心疼,但也认了,说既然自己出错,再怎么亏,也不能赖到别人头上。细微之处,我总能感受到她暖和的内心里,有一份体贴的善意。

主播玲姐,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,调性简单又复杂。事实,总是比故事更精彩;鲜花,让生活从此岸到达彼此。

湘湖诗会

■萧祖能

冬日感怀三首

赏雪

六出飞花洒满天,冰肌玉洁舞翩跹。千山寂靜晶莹透,万径覆铺锦绣绵。此齿嬉游歌舞起,姪翁畅叙笑声妍。悵然留恋忘回返,瑞雪迎来大有年。

临柳

老柳西风沐雨霜,寒冬瘦影伴榆桑。一川秋水随花去,两岸浮云映月扬。虽有垂丝条百尺,却无嫩叶绿千塘。珠芽存与雪冰里,翠黛明春再秀妝。

寒冬

瑟瑟凄风夜色浓,律回岁晚又寒冬。茫茫原野人无影,漠漠山林鸟失踪。银杏树丛黄叶厚,荷塘岸上白霜封。老翁最喜当年雪,欲与童时梦里逢。

背包揽胜

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进化,大岩山原始森林古木葱郁,清化山竹木叠翠,进化溪、欢潭溪蜿蜒流淌,山塘水库星罗棋布,古刹庵庙镶嵌坞坳,春桃、夏荷、秋桂、十里香雪、吉山红梅各领风骚……江南“小九寨沟”名不虚传。

如歌的进化

那天,我骑自行车测量、校核萧山区《进化镇志》志稿所需的桥梁、道路资料。水光潋滟,晴空桂香;山色空蒙,雨岚亦奇。几天骑行下来,蓦然有感:这儿人们的生活,正如国庆假期结婚潮里婚庆放歌的《好日子》;这个浦阳江畔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,这座白鹭翩翩天然氧吧里的休闲旅游新城,这片青翠如涌而又富蕴文化的进化大地,回荡着一首首悠扬壮烈的古典音乐,跳跃着一支支优美轻快的大自然旋律。

建筑,是凝固的音乐。千年古村落欢潭,相传因岳飞率兵抗金过此,笑饮潭水,百姓为纪念此事,取名“欢潭”。在这里,千米老街、古桥、古井、古弄、古寺、古书院,只当平常;在这里,“义仓、义学、义渡、义诊、义葬”五大义举,流传至今;在这里,粉墙黛瓦的徽派明清古建筑,鳞次栉比。

古韵悠长的文物,宛如时光深处的和声伴唱。茅湾里,一个寻常的地名,却是见证中国由陶入瓷时期的代

名词,以烧制印纹陶和原始青瓷为主。除了大量出土遗存的罐、坛、碗、杯、盅、盃、鼎之外,数处完整的龙窑遗址,仿佛把人带回“周朝天子八百年、座座山头有窑烟”的岁月。国务院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里,就有茅湾里窑址。

敲、刮、砍、凿、砸,恰如那远去的打击乐。茅草山、乌龟山,虽然名字听起来土里土气,但山间出土的人类活动遗址,约已高寿4800岁、6400岁,奏鸣的是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乐章。

音高八度,更有穿云之声。如果说,境内有一位老“寿星”折合今年100岁,那么,6400岁的乌龟山就成了“出生约11小时”的新生儿宝宝。这位“百岁寿星”的大名叫桃花水母,最早生于寒武纪,在地球上生活5亿多年,是真正的“活化石”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曾这样生动地描述:“桃花水母形如榆英,大小不一,蠕蠕然游水中,动则一敛一收,若人撒指收放之状,不知避人,取贮盂中亦然。离水取视,不过如涎一捻,绵软无复形

体。”而今,在东山村清澈的水库里,晶莹剔透,柔软如绸,中间长着五个呈桃花形分布的触角状“天真童趣”的它们,一张一缩,飘荡西东,悠然自得。

天乐乡,一个雅致的名字,是进化镇的古称。据《天乐志》记载,境内有琴石,以为天然音乐,故名。1950年之前,属于山阴、绍兴、钟灵毓秀。

在这里,我们可以走进爱国英雄葛云飞故居,这位道光三年(1823)的武进士,鸦片战争英勇殉国的定海三总兵之一,以生命谱写英雄赞歌,令人肃然起敬。向西五里路,是晚清立宪派重要人物、清末民初实业家、政治活动家汤寿潜的家。1890年,以《危言》成为“危言”式论著第一人。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,建沪杭铁路实业兴国。他生活俭朴,有“布衣都督”之称;急公好义,将袁世凯补偿给他的20万银圆,遗嘱后人捐赠建造浙江图书馆;与女婿马一浮的“翁婿情深”传为佳话。

在或许枯燥的数字里,进化镇的